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東周 列國 志



冯梦龙 原著 蔡元放 编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下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東周列國志



冯梦龙原著
蔡元放編著

黑龙江出版集團
黑龙江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周列国志:全2册/(明)冯梦龙原著;蔡元放
编著. — 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3.6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4046-6

I. ①东… II. ①冯… ②蔡… III. ①章回小说—中
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8535号

东周列国志

作 者 冯梦龙
编 著 蔡元放
责任编辑 陈 澍 于 澜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经典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43.75
字 数 789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4046-6
定 价 61.00元(上 下)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〇〇一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〇〇七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〇一三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〇一八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〇二三
第 六 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〇三〇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〇三五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〇四一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〇四四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〇四九
第 十一 回	宋庄公贪赂搆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〇五四
第 十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〇六〇
第 十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〇六五
第 十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〇七〇
第 十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〇七六
第 十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〇八一
第 十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〇八五
第 十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〇九一
第 十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〇九七
第 二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一〇二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一一〇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一一七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一二三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一三〇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一三七
第二十六回	歌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一四四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一五〇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一五五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一六〇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一六五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一七一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踰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一七七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一八三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一八九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一九五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二〇一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二〇七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二一四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二二一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二二七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二三四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二四〇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縋城说秦	二四五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二五一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二五七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殽谷封尸	二六三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二六八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馥治秦	二七五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二八一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二八七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二九四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鼯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三〇一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三〇七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三一三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三一九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三二五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三三一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錡养叔献艺	三三八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三四五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三五一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三五七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三六五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三七一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三七六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三八三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三八九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三九五
第六十八回	贺廐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四〇二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四〇七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四一六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四二三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四三〇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四三七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四四六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四五三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四六〇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四六七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四七五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四八二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四九一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四九八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纳蒯聩子路结纓	五〇四
第八十三回	诛犇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五一三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五二〇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五二七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五三四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五四一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五四八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五五五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五六二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哱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五六八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跽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五七五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丘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五八一
第九十四回	馮諼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五八七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五九五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六〇〇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六〇六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六一四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六二二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六二九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殺二將	六三五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六四一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六四八
第一百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偽腐亂秦宮	六五四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騎	六六〇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荐荊軻	六六六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荊軻鬧秦庭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六七一
第一百八回	兼六國混一與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六七七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话说晋兵追齐侯，行四百五十里，至一地，名袁娄，安营下寨，打点攻城。齐顷公心慌，集诸臣问计。国佐进曰：“臣请以纪侯之甗及玉磬，行赂于晋，而请与晋平；鲁、卫二国，则以侵地还之。”顷公曰：“如卿所言，寡人之情已尽矣。再若不从，惟有战耳！”国佐领命，捧着纪甗、玉磬二物，径造晋军。先见韩厥，致齐侯之意。韩厥曰：“鲁、卫以齐之侵削无已，故寡君怜而拯之。寡君则何仇于齐乎？”国佐答曰：“佐愿言于寡君，返鲁、卫之侵地如何？”韩厥曰：“有中军主帅在，厥不敢专。”

韩厥引国佐来见郤克，克盛怒以待之，国佐辞气俱恭。郤克曰：“汝国亡在旦夕，尚以巧言缓我耶？倘真心请平，只依我两件事。”国佐曰：“敢问何事？”郤克曰：“一来，要萧君同叔之女为质于晋；二来，必使齐封内垄亩尽改为东西行。万一齐异日背盟，杀汝质，伐汝国，车马从西至东，可直达也。”国佐勃然发怒曰：“元帅差矣！萧君之女非他，乃寡君之母，以齐、晋匹敌言之，犹晋君之母也。那有国母为质人国的道理？至于垄亩纵横，皆顺其地势之自然，若惟晋改易，与失国何异？元帅以此相难，想不允和议了。”郤克曰：“便不允汝和，汝奈我何？”国佐曰：“元帅勿欺齐太甚也！齐虽褊小，其赋千乘；诸臣私赋，不下数百。今偶一挫衄，未及大亏。元帅必不允从，请收合残兵，与元帅决战于城下！一战不胜，尚可再战，再战不胜，尚可三战，若三战俱败，举齐国皆晋所有，何必质母东亩为哉？佐从此辞矣！”委甗、磬于地，朝上一揖，昂然出营去了。

季孙行父与孙良夫在幕后闻其言，出谓郤克曰：“齐恨我深矣，必将致死于我。兵无常胜，不如从之。”郤克曰：“齐使已去，奈何？”行父曰：“可追而还也。”乃使良马驾车，追及十里之外，强拉国佐，复转至晋营。郤克使与季孙行父、孙良夫相见，乃曰：“克恐不胜其事，以获罪于寡君，故不敢轻诺。今鲁、卫大夫合辞以请，克不能违也。克听子矣。”国佐曰：“元帅已俯从敝邑之请，愿同盟为信。齐认朝晋，且反鲁、卫之侵地。晋认退师，秋毫无犯。各立誓书。”郤克命取牲血共歃，订盟而别。释放逢丑父复归于齐。齐顷公进逢丑父为上卿。晋、鲁、卫、曹之师，皆归本国。宋儒论此盟，谓郤克恃胜而骄，出令不恭，致触国佐之怒，虽取成而还，殊不足



以服齐人之心也。

晋师归献齐捷，景公嘉战鞏之功，郤克等皆益地。复作新上中下三军：以韩厥为新军元帅，赵括佐之；巩朔为新上军元帅，韩穿佐之；荀驵为新下军元帅，赵旃佐之。爵皆为卿。自是晋有六军，复兴伯业。司寇屠岸贾见赵氏复盛，忌之益深，日夜搜赵氏之短，潜于景公。又厚结栾、郤二家，以为己援，此事且搁过一边，表白在后。

齐顷公耻其兵败，吊死问丧，恤民修政，志欲报仇。晋君臣恐齐侵伐，复失伯业，乃托言齐国恭顺可嘉，使各国仍还其所侵之地。自此诸侯以晋无信义，渐渐离心。此是后话。

且说陈夏姬嫁连尹襄老，未及一年，襄老从军于郢，夏姬遂与其子黑要烝淫。及襄老战死，黑要恋夏姬之色，不往求尸，国人颇有议论。夏姬以为耻，欲借迎尸之名，谋归郑国。申公屈巫遂赂其左右，使传语于夏姬曰：“申公相慕甚切，若夫人朝归郑国，申公晚即来聘矣。”又使人谓郑襄公曰：“姬欲归宗国，盍往迎之？”郑襄公果然遣使来迎夏姬。楚庄王问于诸大夫曰：“郑人迎夏姬何意？”屈巫独对曰：“姬欲收葬襄老之尸，郑人任其事，以为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庄王曰：“尸在晋，郑安从得之？”屈巫对曰：“荀蒍者，荀首之爱子也。蒍为楚囚，首念其子甚切。今首新佐中军，而与郑大夫皇戌素相交厚，其必借郑皇戌居间，使讲解于楚，而以王子及襄老之尸，交易荀蒍。郑君以郢之战，惧晋行讨，亦将借此以献媚于晋，此真情无疑矣。”话犹未毕，夏姬入朝辞楚王，奏闻归郑之故。言下泪珠如雨，曰：“若不得尸，妾誓不反楚！”楚庄王怜而许之。夏姬方行，屈巫遂致书于郑襄公，求聘夏姬为内子。襄公不知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前因，以屈巫方重用于楚，欲结为姻亲，乃受其聘币，楚人无知之者。屈巫复使人至晋，通信于荀首，教他将二尸易荀蒍于楚，以实其言。荀首致书皇戌，求为居间说合。庄王欲得其子公子穀臣之尸，及归荀蒍于晋，晋亦以二尸界楚。楚人信屈巫之言为实，不疑其有他故也。及晋师伐齐，齐顷公求救于楚，值楚新丧，未即发兵。后闻齐师大败，国佐已及晋盟，楚共王曰：“齐之从晋，为楚失救之故，非齐志也。寡人当为齐伐卫、鲁，以雪鞏耻。谁能寡人达此意于齐侯者？”申公屈巫应声曰：“微臣愿往。”共王曰：“卿此去经由郑国，就便约郑师以冬十月之望，在卫境取齐，即以此期告于齐侯可也。”

屈巫领命归家，托言往新邑收赋，先将家属及财帛，装载十馀车，陆续出城。自己乘辎车在后，星驰往郑，致楚王师期之命。遂与夏姬在馆舍成亲，二人之乐可知矣！有诗为证：

佳人原是老妖精，到处偷情旧有名。





采战一双今作配，这回鏖战定输赢。

夏姬枕畔谓屈巫曰：“此事曾稟知楚王否？”屈巫将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之事，诉说一遍：“下官为了夫人，费下许多心机，今日得谐鱼水，生平愿足！下官不敢回楚，明日与夫人别寻安身之处，偕老百年，岂不稳便！”夏姬曰：“原来如此。夫君既不回楚，那使齐之命，如何消缴？”屈巫曰：“我不往齐国去了。方今与楚抗衡，莫如晋国，我与汝适晋可也。”次早，修下表章一通，付与从人，寄复楚王，遂与夏姬同奔晋国。晋景公方以兵败于楚为耻，闻屈巫之来，喜曰：“此天以此人赐我也！”即日拜为大夫，赐邢地为之采邑。屈巫乃去屈姓以巫为氏，名臣，至今人称为申公巫臣。巫臣自此安居于晋。

楚共王接得巫臣来表，拆而读之，略云：

蒙郑君以夏姬室臣，臣不肖，遂不能辞。恐君王见罪，暂寓晋国。使齐之事，望君王别遣良臣。死罪！死罪！

共王见表大怒，召公子婴齐、公子侧使观之。公子侧对曰：“楚、晋世仇，今巫臣适晋，是反叛也，不可不讨。”公子婴齐复曰：“黑要烝母，是亦有罪，宜并讨之。”共王从其言，乃使公子婴齐领兵抄没巫臣之族，使公子侧领兵擒黑要而斩之。两族家财，尽为二将分得享用。巫臣闻其家族被诛，乃遗书于二将，略云：

尔以贪谗事君，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等疲于道路以死！

婴齐等秘其书，不使闻于楚王。

巫臣为晋画策，请通好于吴国，因以车战之法，教导吴人。留其子狐庸仕于吴为行人，使通晋、吴之信，往来不绝。自此吴势日强，兵力日盛，尽夺取楚东方之属国。寿梦遂僭爵为王。楚边境被其侵伐，无宁岁矣。后巫臣死，狐庸复屈姓，遂留仕吴，吴用为相国，任以国政。冬十月，楚王拜公子婴齐为大将，同郑师伐卫，残破其郊。因移师侵鲁，屯于杨桥之地。仲孙蔑请赂之。乃括国中良匠及织女、针女各百人，献于楚军，请盟而退。晋亦遣使邀鲁侯同伐郑国，鲁成公复从之。

周定王二十年，郑襄公坚薨，世子费嗣位，是为悼公。因与许国争田界，许君诉于楚。楚共王为许君理直，使人责郑。郑悼公怒，乃弃楚从晋。是年，郤克以箭伤失于调养，左臂遂损，乃告老；旋卒。栾书代为中军元帅。明年，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栾书救之。时晋景公以齐、郑俱服，颇有矜慢之心，宠用屠岸贾，游猎饮酒，复如灵公之日。赵同、赵括与其兄赵婴齐不睦，诬以淫乱之事，逐之奔齐，景公不能禁止。时梁山无故自崩，壅塞河流，三日不通。景公使太史卜之。屠岸贾行赂于太史，使以“刑罚不中”为言。景公曰：“寡人未常过用刑罚，何为不中？”屠岸贾奏曰：“所谓刑

罚不中者，失入失出，皆不中也。赵盾弑灵公于桃园，载在史册，此不赦之罪，成公不加诛戮，且以国政任之。延及于今，逆臣子孙，布满朝中，何以惩戒后人乎？且臣闻赵朔、原、屏等，自恃宗族众盛，将谋叛逆。楼婴欲行谏沮，被逐出奔。栾、郤二家，畏赵氏之势，隐忍不言。梁山之崩，天意欲主公声灵公之冤，正赵氏之罪耳。”景公自战郟时，已恶同、括专横，遂惑其言。问于韩厥，厥对曰：“桃园之事，与赵盾何与？况赵氏自成季以来，世有大勋于晋。主公奈何听细人之言，而疑功臣之后乎？”景公意未释然。复问于栾书、郤锜。二人先受岸贾之嘱，含糊其词，不肯替赵氏分辨。景公遂信岸贾之言，以为实然。乃书赵盾之罪于版，付岸贾曰：“汝好处分，勿惊国人。”韩厥知岸贾之谋，夜往下宫，报知赵朔，使预先逃遁。朔曰：“吾父抗先君之诛，遂受恶名。今岸贾奉有君命，必欲见杀，朔何敢避？但吾妻见有身孕，已在临月，倘生女不必说了，天幸生男，尚可延赵氏之祀。此一点骨血，望将军委曲保全，朔虽死犹生矣。”韩厥泣曰：“厥受知于宣孟，以有今日，恩同父子。今日自愧力薄，不能断贼之头！所命之事，敢不力任？但贼臣蓄愤已久，一时发难，玉石俱焚，厥有力亦无用处。及今未发，何不将公主潜送公宫，脱此大难？后日公子长大，庶有报仇之日也。”朔曰：“谨受教！”二人洒泪而别。赵朔私与庄姬约：“生女当名曰文，若生男当名曰武。文人无用，武可报仇。”独与门客程婴言之。庄姬从后门上温车，程婴护送，径入宫中，投其母成夫人去了。夫妻分别之苦，自不必说。

比及天明，岸贾自率甲士，围了下宫。将景公所书罪版，悬于大门，声言：“奉命讨逆。”遂将赵朔、赵同、赵括、赵旃各家老幼男女，尽行诛戮。旃子赵胜，时在邯郸，独免；后闻变，出奔于宋。当时杀得尸横堂户，血浸庭阶。简点人数，单单不见庄姬。岸贾曰：“公主不打紧，但闻怀妊将产，万一生男，留下逆种，必生后患。”有人报说：“夜半有温车入宫。”岸贾曰：“此必庄姬也。”即时来奏晋侯，言：“逆臣一门，俱已诛绝，只有公主走入宫中。伏乞主裁！”景公曰：“吾姑乃母夫人所爱，不可问也。”岸贾又奏曰：“公主怀妊将产，万一生男，留下逆种，异日长大，必然报仇，复有桃园之事，主公不可不虑！”景公曰：“生男则除之。”岸贾乃日夜使人探伺庄姬生产消息。数日后，庄姬果然生下一男。成夫人吩咐宫中，假说生女。屠岸贾不信，欲使家中乳媪入宫验之。庄姬情慌，与其母成夫人商议，推说所生女已死。

此时景公耽于淫乐，国事全托于岸贾，恣其所为。岸贾亦疑所生非女，且未死，乃亲率女仆，遍索宫中。庄姬乃将孤儿置于裤中，对天祝告曰：“天若灭绝赵宗，儿当啼；若赵氏还有一脉之延，儿则无声。”及女仆牵出



庄姬，搜其宫，一无所见，裤中绝不闻啼号之声。岸贾当时虽然出宫去了，心中到底狐疑。或言：“孤儿已寄出宫门去了。”岸贾遂悬赏于门：“有人首告孤儿真信，与之千金；知情不言，与窝藏反贼一例，全家处斩。”又吩咐宫门上出入盘诘。

却说赵盾有两个心腹门客，一个是公孙杵臼，一个是程婴。先前闻屠岸贾围了下宫，公孙杵臼约程婴同赴其难。婴曰：“彼假托君命，布词讨贼，我等与之俱死，何益于赵氏？”杵臼曰：“明知无益。但恩主有难，不敢逃死耳！”婴曰：“姬氏有孕，若男也，吾与尔共奉之；不幸生女，死犹未晚。”及闻庄姬生女，杵臼泣曰：“天果绝赵乎！”程婴曰：“未可信也，吾当察之。”乃厚赂宫人，使通信于庄姬。庄姬知程婴忠义，密书一“武”字递出。程婴私喜曰：“公主果生男矣！”及岸贾搜索宫中不得，程婴谓杵臼曰：“赵氏孤在宫中，索之不得，此天幸也！但可瞒过一时耳。后日事泄，屠贼又将搜索。必须用计，偷出宫门，藏于远地，方保无虞。”杵臼沉吟了半日，问婴曰：“立孤与死难，二者孰难？”婴曰：“死易耳，立孤难也。”杵臼曰：“子任其难，我任其易，何如？”婴曰：“计将安出？”杵臼曰：“诚得他人婴儿诈称赵孤，吾抱往首阳山中，汝当出首，说孤儿藏处。屠贼得伪孤，则真孤可免矣。”程婴曰：“婴儿易得也。必须窃得真孤出宫，方可保全。”杵臼曰：“诸将中惟韩厥受赵氏恩最深，可以窃孤之事托之。”程婴曰：“吾新生一儿，与孤儿诞期相近，可以代之。然子既有藏孤之罪，必当并诛，子先我而死，我心何忍？”因泣下不止。杵臼怒曰：“此大事，亦美事，何以泣为？”婴乃收泪而去。

夜半，抱其子付于杵臼之手，即往见韩厥，先以“武”字示之，然后言及杵臼之谋。韩厥曰：“姬氏方有疾，命我求医。汝若哄得屠贼亲往首阳山，吾自有出孤之计。”程婴乃扬言于众曰：“屠司寇欲得赵孤乎，曷为索之宫中？”屠氏门客闻之，问曰：“汝知赵氏孤所在乎？”婴曰：“果与我千金，当告汝。”门客引见岸贾，岸贾叩其姓氏。对曰：“程氏名婴，与公孙杵臼同事赵氏。公主生下孤儿，即遣妇人抱出宫门，托吾两人藏匿。婴恐日后事露，有人出首，彼获千金之赏，我受全家之戮，是以告之。”岸贾曰：“孤在何处？”婴曰：“请屏左右，乃敢言。”岸贾即命左右退避。婴告曰：“在首阳山深处，急往可得，不久当奔秦国矣。然须大夫自往。他人多与赵氏有旧，勿轻托也。”岸贾曰：“汝但随吾往，实则重赏，虚则死罪。”婴曰：“吾亦自山中来此，腹馁甚，幸赐一饭。”岸贾与之酒食。婴食毕，又催岸贾速行。

岸贾自率家甲三千，使程婴前导，径往首阳山。纡回数里，路极幽僻，见临溪有草庄数间，柴门双掩。婴指曰：“此即杵臼孤儿处也。”婴先叩

门，杵臼出迎，见甲士甚众，为仓皇走匿之状。婴喝曰：“汝勿走，司寇已知孤儿在此，亲自来取，速速献出可也。”言未毕，甲士缚杵臼来见岸贾。岸贾问：“孤儿何在？”杵臼赖曰：“无有。”岸贾命搜其家，见壁室有锁甚固。甲士去锁，入其室，室颇暗。仿佛竹床之上，闻有小儿惊啼之声。抱之以出，锦绷绣襦，俨如贵家儿。杵臼一见，即欲夺之，被缚不得前，乃大骂曰：“小人哉，程婴也！昔下宫之难，我约汝同死，汝说：‘公主有孕，若死，谁作保孤之人！’今公主将孤儿付我二人，匿于此山，汝与我同谋做事；却又贪了千金之赏，私行出首。我死不足惜，何以报赵宣孟之恩乎？”千小人，万小人，骂一个不住。程婴羞惭满面，谓岸贾曰：“何不杀之？”岸贾喝令：“将公孙杵臼斩首！”自取孤儿掷之于地，一声啼哭，化为肉饼。哀哉！髯翁有诗云：

一线官中赵氏危，宁将血胤代孤儿。

屠奸纵有弥天网，谁料公孙已售欺？

屠岸贾起身往首阳山擒捉孤儿，城中那一处不传遍，也有替屠家欢喜的，也有替赵家叹息的，那宫门盘诘，就怠慢了。韩厥却教心腹门客，假作草泽医人，入宫看病，将程婴所传“武”字，粘于药囊之上。庄姬看见，已会其意。诊脉已毕，讲几句胎前产后的套语。庄姬见左右宫人，俱是心腹，即以孤儿裹置药囊之中。那孩子啼哭起来，庄姬手抚药囊祝曰：“赵武，赵武！我一门百口冤仇，在你一点血泡身上，出宫之时，切莫啼哭！”吩咐已毕，孤儿啼声顿止，走出宫门，亦无人盘问。韩厥得了孤儿，如获至宝，藏于深室，使乳妇育之，虽家人亦无知其事者。屠岸贾回府，将千金赏赐程婴。程婴辞不愿赏。岸贾曰：“汝原为邀赏出首，如何又辞？”程婴曰：“小人为赵氏门客已久，今杀孤儿以自脱，已属非义，况敢利多金乎？倘念小人微劳，愿以此金收葬赵氏一门之尸，亦表小人门下之情于万一也。”岸贾大喜曰：“子真信义之士也！赵氏遗尸，听汝收取不禁。即以此金为汝营葬之资。”程婴乃拜而受之。尽收各家骸骨，棺木盛殓，分别葬于赵盾墓侧。事毕，复往谢岸贾。岸贾欲留用之，婴流涕言曰：“小人一时贪生怕死，作此不义之事，无面目复见晋人，从此将糊口远方矣。”程婴辞了岸贾，往见韩厥。厥将乳妇及孤儿交付程婴。婴抚为己子，携之潜入孟山藏匿。后人因名其山曰藏山，以藏孤得名也。

后三年，晋景公游于新田，见其土沃水甘，因迁其国，谓之新绛。以故都为故绛。百官朝贺，景公设宴于内宫，款待群臣。日色过晡，左右将治烛。忽然怪风一阵，卷入堂中，寒气逼人，在座者无不惊颤。须臾，风过，景公独见一蓬头大鬼，身長丈餘，披发及地，自户外而入，攘臂大骂曰：“天乎！我子孙何罪，而汝杀之？我已诉闻于上帝，来取汝命！”言毕，将

铜锤来打景公。景公大叫：“群臣救我！”拔佩剑欲斩其鬼，误劈自己之指。群臣不知为何，慌忙抢剑。景公口吐鲜血，闷倒在地，不省人事。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话说晋景公被蓬头大鬼所击，口吐鲜血，闷倒在地。内侍扶入内寝，良久方醒。群臣皆不乐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门大巫，能白日见鬼，盍往召之？”桑门大巫奉晋侯之召，甫入寝门，便言：“有鬼！”景公问：“鬼状何如？”大巫对曰：“蓬头披发，身长丈馀，以手拍胸，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与寡人所见正合，言寡人枉杀其子孙，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孙被祸最惨者是也。”景公愕然曰：“得非赵氏之祖乎？”屠岸贾在旁，即奏曰：“巫者乃赵盾门客，故借端为赵氏讼冤，吾君不可听信。”景公嘿然良久，又问曰：“鬼可禳否？”大巫曰：“怒甚，禳之无益。”景公曰：“然则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冒死直言，恐君之病，不能尝新麦也。”屠岸贾曰：“麦熟只在月内，君虽病，精神犹旺，何至如此？若主公得尝新麦，汝当死罪！”不由景公发落，叱之使出。大巫去后，景公病愈深，晋国医生入视，不识其症，不敢下药。

大夫魏犇之子魏相言于众曰：“吾闻秦有名医二人：高和、高缓，得传授于扁鹊，能达阴阳之理，善攻内外之症，见为秦国太医。欲治主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盍往请之？”众曰：“秦乃吾之仇国，岂肯遣良医以救吾君哉？”魏相又曰：“恤患分灾，邻国之美事。某虽不才，愿掉三寸之舌，必得名医来晋。”众曰：“如此，则举朝皆拜子之赐矣！”魏相即日束装，驰驱车星夜往秦。

秦桓公问其来意。魏相奏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病，闻上国有良医和、缓，有起死回生之术。臣特来敦请，以救寡君。”桓公曰：“晋国无理，屡败我兵。吾国虽有良医，岂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公之言差矣！夫秦、晋比邻之国，故我献公与尔穆公，结婚定好，世世相亲。尔穆公始纳惠公，复有韩原之来战；继纳文公，又有汜南之背盟。不终其好，皆尔为之。文公即世，穆公又过听孟明，欺我襄公之幼弱，师出崤山，袭我属国，自

取敗衄。我获三帅，赦而不诛，旋违誓言，夺我王官。灵、康之世，我一侵崇，尔即伐晋。及我景公问罪于齐，明公又遣杜回兴救齐之师。败不知惩，胜不知止，弃好寻仇，莫不由秦。明公试思：晋犯秦乎，秦犯晋乎？今寡君有负兹之忧，欲借针砭于高邻，诸臣皆曰：‘秦绝我甚，必不许。’臣曰：‘不然。秦君屡举不当，安知不悔于厥心？此行也，将假国手以修先君之旧好。’明公若不许，则诸臣之料秦者中矣！夫邻有恤患之谊，而明公废之；医有活人之心，而明公背之。窃为明公不取也。”秦桓公见魏相言辞慷慨，分割详明，不觉起敬曰：“大夫以正见责寡人，敢不听教！”即诏太医高缓往晋。魏相谢恩，遂与高缓同出雍州，星夜望新绛而来。有诗为证：

婚媾于今作寇仇，幸灾乐祸是良谋。

若非魏相澜翻舌，安得名医到绛州？

时晋景公病甚危笃，日夜望秦医不至。忽梦有二竖子，从己鼻中跳出，一竖曰：“秦高缓乃当世之名医，彼若至，用药，我等必然被伤，何以避之？”又一竖子曰：“若躲在育之上，膏之下，彼能奈我何哉？”须臾，景公大叫心膈间疼痛，坐卧不安。少顷，魏相引高缓至，入宫诊脉毕，缓曰：“此病不可为矣！”景公曰：“何故？”缓对曰：“此病居育之上，膏之下，既不可以灸攻，又不可以针达；即使用药之力，亦不能及。此殆天命也。”景公叹曰：“所言正合吾梦，真良医矣！”厚其饯送之礼，遣归秦国。

时有小内侍江忠，伏侍景公辛苦，早间不觉失睡。梦见背负景公，飞腾于天上，醒来与左右言之。值屠岸贾入宫问疾，闻其梦，贺景公曰：“天者阳明，病者阴暗；飞腾天上，离暗就明，君之疾必渐平矣。”晋侯是日，亦自觉胸膈稍宽，闻言甚喜。忽报：“甸人来献新麦。”景公欲尝之，命饗人取其半，舂而屑之为粥。屠岸贾恨桑门大巫言赵氏之冤，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能尝新麦，今其言不验矣，可召而示之。”景公从其言，召桑门大巫入宫，使岸贾责之曰：“新麦在此，犹患不能尝乎？”巫者曰：“尚未可知。”景公色变。岸贾曰：“小臣咒诅，当斩！”即命左右牵去。大巫叹曰：“吾因明于小术，以自祸其身，岂不悲哉！”左右献大巫之首，恰好饗人将麦粥来献，时日已中矣。景公方欲取尝，忽然腹胀欲泄，唤江忠：“负我登厕。”才放下厕，一阵心疼，立脚不住，坠入厕中。江忠顾不得污秽，抱他起来，气已绝矣。到底不曾尝新麦，屈杀了桑门大巫，皆屠岸贾之过也！

上卿栾书，率百官奉世子州蒲举哀即位，是为厉公。众议江忠曾梦负公登天，后负公以出于厕，正应其梦，遂用江忠为殉葬焉。当时若不言其梦，无此祸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晋景公为厉鬼击死，晋人多有言赵门



冤枉之事者，只为栾、郤二家，都与屠岸贾交通相善，只有一个韩厥，孤掌难鸣，是以不敢为赵氏伸冤。时宋共公遣上卿华，元行吊于晋，兼贺新君。因与栾书商议，欲合晋、楚之成，免得南北交争，生民涂炭。栾书曰：“楚未可信也。”华元曰：“元善于子重，可以任之。”栾书乃使其幼子栾锜，同华元至楚，先与公子婴齐相见。婴齐见栾锜年青貌伟，问于华元，知是中军元帅之子，欲试其才，问曰：“上国用兵之法何如？”锜对曰：“整。”又问：“更有何长？”锜答曰：“暇。”婴齐曰：“人乱我整，人忙我暇，何战不胜？二字可谓简而尽矣！”由此倍加敬重。遂引见楚王，定议两国通和，守境安民，动干戈者，鬼神殛之！遂订期为盟。

晋士燮，楚公子罢，共歃血于宋国西门之外。楚司马公子侧，自以不曾与议，大怒曰：“南北之不相通久矣！子重欲擅合成之功，吾必败之。”探知巫臣纠合吴子寿梦，与晋、鲁、齐、宋、卫、郑各国大夫会于钟离，公子侧遂说楚王曰：“晋、吴通好，必有谋楚之情。宋、郑俱从，楚之宇下一空矣。”共王曰：“孤欲伐郑，奈西门之盟何？”公子侧曰：“宋、郑受盟于楚，非一日矣，惟不顾盟，是以附晋。今日之事，惟利则进，何以盟为？”共王乃命公子侧帅师伐郑，郑复背晋从楚。此周简王十年事也。

晋厉公大怒，集诸大夫计议伐郑。时栾书虽则为政，而三郤擅权。那三郤：乃郤锜、郤犨、郤至。锜为上军元帅，犨为上军副将，至为新军副将，犨子郤穀，至弟郤乞，并为大夫用事。伯宗为人，正直敢言，屡向厉公言：

“郤氏族大势盛，宜分别贤愚，稍抑其权，以保全功臣之后。”厉公不听。三郤恨伯宗入骨，遂潜伯宗谤毁朝政。厉公信之，反杀伯宗。其子伯州犁奔楚，楚用为太宰，与之谋晋。厉公素性骄侈，兼好内外嬖幸甚多。外嬖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匠丽氏等一班少年，皆拜为大夫。内嬖美姬爱婢，不计其数。日事淫乐，好谀恶直，政事不修，群臣解体。士燮见朝政日非，不欲伐郑。郤至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栾书曰：“今日失郑，鲁、宋亦将离心，温季之言是也。”楚降将苗贲皇亦劝伐郑，厉公从其言，独留荀偃居守，遂亲率大将栾书、士燮、郤锜、荀偃、韩厥、郤至、魏锜、栾琦等，出车六百乘，浩浩荡荡，杀奔郑国。一面使郤犨往鲁、卫各国，请兵助战。

郑成公闻晋兵势大，欲谋出降。大夫姚钩耳曰：“郑地褊小，间于两大，只宜择一强者而事之，岂可朝楚暮晋，而岁岁受兵乎？”郑成公曰：“然则何如？”钩耳曰：“依臣之见，莫如求救于楚。楚至，吾与之夹攻，大破晋兵，可保数年之安也。”成公遂遣钩耳往楚求救。楚共王终以西门之盟为嫌，不欲起兵，问于令尹婴齐。婴齐对曰：“我实无信，以致晋师，又庇郑而与之争，勤民以逞，胜不可必，不如待之。”公子侧进曰：“郑人不忍背楚，是以告急。前不救齐，今又不救郑，是绝归附者之望也。臣虽不